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主编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叶舒宪 著

金枝玉叶

——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

The Golden Bough VS The Jade Leaf:
A Chines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Mythology

3

 复旦大学出版社

叶舒宪 著

金枝玉叶

——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

The Golden Bough VS The Jade Leaf:

A Chines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Mytholog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叶舒宪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0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09187-8

I. 金… II. 叶… III. 神话-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IV. ①I207.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2889号

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

叶舒宪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99千

201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9187-8/I·712

定价:4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作为有建制的学科,复兴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既有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续、孜孜矻矻在后,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创获了可喜的成就。为了系统回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历程,呈现三十年间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经典个案的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有待改进的问题,以期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历史见证,为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文库”丛书,以飨相关文史专业的科研教育工作者、高校学生及广大普通读者。

博纳外来文化,又立足东方本土,独立思考,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积极传统,是这一年轻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初叶对欧洲比较文学理论的早期译介和开拓性研究开始,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相继接纳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突破了两者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视野,致力于沟通东西古今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为共同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尽的源泉;自古以来,中国外有与印度、日本、波斯等国的深远的文化交往,内有多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并存、协同发展的历史,从而培育生长出一种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文化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的屈辱历史,激发了百年来对外国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勤奋学习,在阵痛中促成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现代转型。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萌芽、产生,正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从一开始就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跨越了人类文化的区域界限,在古今中外的坐标上进行深入的文学研究,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悠久的历史

文化,还是屈辱的近代经验,都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人文学术的丰富资源。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有理由和责任坚定地促进多元文化的对话、发展,推动世界文学在平等对话和交流中互识、互补、互动,和而不同,融而不一,为把各种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发展到各自的极致,为丰富全球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做出中国学人应有的贡献。

三十而立,意味着既有所成,亦有所立。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在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译介学、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比较文学的活力,始终来自于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它们包括传统的文艺学、中外国别文学、翻译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文化研究、影视研究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等领域。收入本丛书的诸位学人,有中国本土学者,也有的长期在海外知名大学任教工作,他们都以中国文化与文学作为根基,放眼世界文学的广阔时空,从不尽相同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各自的理论方法切入,探讨东西方比较文学的诸多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并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发展。他们不仅为学科复兴与体系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在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理论阐释、方法探索和范式建构等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十而立,同时应立有所向,开启新的学术发展可能。丛书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有意关注并接纳中国比较文学未来三十年发展与提升的原创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丛书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本丛书首批先行推出十四位学人在学科各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结集,但也将关注具有完整结构性的论著:系统性论述同样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表征,可以更加充分地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探讨。

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曾说过:虽然比较文学在它的发源地似乎已经衰落,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一派欣欣向荣。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论著加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一起见证并进一步推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学科发展,为世界比较文学繁荣做出中国学人的贡献。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2011年4月8日

目 录

引言：中国文化再认识

——从解读神话编码开始

1

上编 神话历史的编码与解码

从“金枝”到“玉叶”：玉石神话与中华认同的形成

7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34

中国的神话历史

——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

39

从女娲到女蛙

——中国的蛙神创世神话及信仰背景

48

新原道

——从考古新材料看道家思想的神话起源

63

西王母神话：女神文明的中国遗产

79

熊图腾与东北亚史前神话

90

中国虎文化图说

104

狮神的全球化与熊神的蜕变

——欧洲访学的视觉日志

113

中编 玉器时代与玉石神话

从玉教神话观看儒道思想的巫术根源

123

从“太初有熊”到“太一生水”

——四重证据探索儒道思想的神话起源

140

苏美尔青金石神话研究	164
伊甸园生命树、印度如意树与“琉璃”原型通考	
——苏美尔青金石神话的文明起源意义	183
金声玉振：儒家神话再发现	204
金缕玉衣何为	226
玉凳、玉几、玉枕	229

下编 文学人类学与文化再启蒙

文学中的灾难与救世	235
从“世界文学”到“文学人类学”	
——文学观念的当代转型	251
再论新神话主义	
——兼评中国重述神话的学术缺失倾向	260
《阿凡达》与文化寻根思潮	270
文化再启蒙：文化产业学科的观念基础	298

引言：中国文化再认识

——从解读神话编码开始

综观现代中国学术史,影响最大的学派是古史辨派;影响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最具震撼力的新学科是考古学。从学术超越与创新的意义看,古史辨派的重要缺陷是将上古史还原成神话传说,判定为后人伪造的“伪史”,却没有对神话意象和神话帝王谱系进行有效解读,割裂了神话与历史的血脉关联。自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掘成就举世瞩目,几乎完全改写了上古史和史前史,但是大量考古文物的年代虽然得到确认,其神话意义却大都隐藏着,欠缺一种有效解读的方式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新兴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群体,将克服以上两方面缺陷作为自己的学术重任,借助于西方新兴的显学——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野,开启对中国上古文化的重新认识与再解读工作,推出“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2008年),并关注新的方法论探索,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三重证据法”的理论,到21世纪初拓展为“四重证据法”,并于200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A类课题“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2010年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立项。二十余年来,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从以神话、文学和历史解读为主的跨学科研究,逐渐走向新兴交叉学科的建构方向。201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和广东省合作,参与广东省文化强省项目,推出“神话历史丛书”(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计划将《尚书》、《春秋》、《周礼》、《礼记》、《仪礼》、《淮南子》、《穆天子传》等上古经典作为“神话历史”建构的典型案列,给出重新解读的系统尝试,同时列入比较文明视野的《希腊神话历史》、《苏美尔神话历史》、《韩国神话历史》、《日本神话历史》等。2011年新推出的两部书是《儒家神话》和《宝岛诸神——台湾神话历史的古层》,希望借助于“神话历史”和“大传统”的新视角,结合考古发现和田野调研的资料,还原性地进入

“神话中国”的编码过程,探求一种以往所未知的中国古史信息。

四重证据法的多年应用实验表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突出特征就是神话性。哲学界讲的“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等,本来都是神话观念。构成华夏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关键词,如“中国”、“神州”、“九州”、“四海”、“太一”、“道”、“太极”、“伏羲八卦”、“河图洛书”、“汉”等,均为神话编码的观念,都需要从神话思维中找到其符码原型。笔者自1992年的《中国神话哲学》一书以来,一直在尝试以神话概念重新打通文史哲和宗教等人文领域的研究。如今的侧重点放在打通文学与历史,探寻华夏文明发生的观念特质。

为配合这种打通学科界限的研究,2003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Mythistory*(《神话历史》)一书,是课题组参考和讨论的主要理论著作。作者是以色列籍的历史学教授约瑟夫·马里(Joseph Mali),他将英文的“神话”和“历史”两个词拼合为一个新词“神话历史”,作为书名,不仅恢复出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历史》本有的神话面貌,而且对现代史学形成的神话思维背景,做出系谱学的梳理,将乔伊斯等现代派文学大师的作品,作为还原认识“神话历史”的经典案例。《神话历史》序言中说:“近些年,我重新定向和限制我的思考于史学中的神话材料和持续性。”“神话历史的批评的任务是重估这些必不可少的和具有根本价值的个人和群体认同的故事。比如共同祖先和领土的神话,就确认和捍卫了国家共同体的意识。或者,更为基本的出生与死亡的原始神话,丰产和赎罪,诅咒和拯救等,这些共同形成人类道德文化的禁忌。就如这本书的标题所暗示的,神话历史是构成现代史学的要义,这就像所有的现代艺术和人文科学一样,都存在于对神话的认知中。”^①马里对历史叙事的神话性认识,标志着当代新史学拓展的前沿方向和研究范式变革,这和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古史辨派所效法的西方现代性的历史科学范式,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顾颉刚等历史学者之所以把神话传说视为“伪史”,是因袭现代科学理性的二元对立模式,将历史与神话判为事实与虚构的对立两级。无法有效洞察历史的神话性,也无法从神话中辨识出真实的历史信息。按照“神话历史”观的提示,传统西方史学之所以忽视神话的意义,是从修昔底德诘责希罗多德开始,就将神话作为虚构同历史相对

^① Joseph Mali, *Mythistory-The Making of a Modern Historiograph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p. XI-XII.

立，一直到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及其现代追随者，将这种对立极端化。马里强调“从历史回到神话就是为了作为‘神话历史’的重新开始”。我们译介新史学的以上见解，意在改造 20 世纪以来中国人所熟知的神话观，即将神话视为虚构文学，归入民间文学一种体裁。这可称为文学本位的神话观。历史系和哲学系拒不开设神话学课程，就因为观念牢房支配下的学科分家制度，其负面作用已经十分严重，积重难返。倡导神话历史研究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开启重新认识华夏文明特质的一种有效途径，对我们熟知已久的经典和观念范畴给出神话学视角的解读。

以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之得名为例，都知道这个族名源于刘邦所建的汉王朝。但汉朝为什么以“汉”命名，却是神话学问题。《诗经·小雅·大东》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注释家以“天河”解释“汉”，给出的是这个字的本义。李太白诗的名句“黄河之水天上来”，间接地暗示出中国地理上汉水(陕西)和西汉水(甘肃)得名的神话编码因素。西汉水所在的甘肃地名“天水”，就是此种神话编码的最佳证明。仅此一例足以说明：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当代新认识，需要从解读神话编码开始。这种学术探讨的新范式与文学界研究的神话故事相比，显然有明显的不同。期待有更多同仁们的批评和讨论。

1908 年，鲁迅在《破恶声论》写道：“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指“神话”)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则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百年之后，当神话从现代教育制度分科的狭小视野中释放出来，从文学拓展到整个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编码原型时，完全有理由重申并改造鲁迅的说法：倘欲究中国文化的奥秘，比较神话学应该是研究者入门的一道津梁。不熟悉神话编码的原理和原型，则无法体认华夏文明之由来，在当今世界上弄不清为什么我们叫自己“中国人”、“汉人”或“华人”；为什么我们要号称“龙的传人”，为什么华人电视台取名要称“凤凰”；为什么文人墨客至今还喜好“琼瑶”、“玲玉”或“圭璋”一类美名符号。即使在面对无法挽回的失败与毁灭时，国人也会慷慨说出“玉碎”之类非常具有文化特质的话。甚至还通过文化传播作用，让“玉碎”这样典型的华夏专有语词，堂而皇之地进入东邻的日文辞典中。

华夏之华，既可以指大自然的花；也同样可以指人为想象中的神圣之花，即玉华玉荣玉叶。《尚书·顾命》记述的西周王室大典上用的道具，称

“华玉仍几”；《楚辞·远游》中说的“怀琬琰之华英”；等等。皆以玉为华，或以玉比华。这就是认识中国文化，为什么要从神话编码的解读开始，而且还要找出这个文化中最早、最具有根本性的神话编码。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26日)

上 编

神话历史的编码与解码

- 从“金枝”到“玉叶”：玉石神话与中华认同的形成
-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 中国的神话历史
- 从女娲到女蛙
- 新原道
- 西王母神话：女神文明的中国遗产
- 熊图腾与东北亚史前神话
- 中国虎文化图说
- 狮神的全球化与熊神的蜕变

从“金枝”到“玉叶”：玉石神话与中华认同的形成

现实是由社会建构的，知识社会学必须分析这种建构的过程。

在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之间，被一般人视作理当如此的“现实”存在着很大差异。

——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

世界上仅存而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传统即中华文明，历数千载而自石器时代绵延至今，其文化生命力持久不坠的奥秘何在？虽然历经政治军事磨难与分合变迁、改朝换代，依然能够异常顽强地在亚洲东端的广大地域里长久地将诸多不同族群与民族的庞大人口维系在一个大国的行政体制之内，其原因何在？一种由来非常久远的文化向心力即多方共享的文化认同，应该是求解以上难题的主要因素。当今学界遵从文化研究的焦点话语，称之为“中华认同”。这一术语带来的学术视角，是通过文化认同性的研究来求解中华文明构成和延续的原理。什么是文化认同性？一种较为简略的解答是：

文化认同性基本上是指民族性。民族性是指一个集团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其成员有着共同的历史或起源以及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尽管其历史和起源经常被神话化，其文化遗产从未是完全同质的。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共同要素是有关的集团所表现出的鲜明特征，而且其他人也认为如此。^①

萨利姆·阿布的上述解说虽然没有顾及文化认同性所包含的诸多方面，如语言文字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和习俗的等，而是简单地在它与民

^① 萨利姆·阿布：《文化认同性的变形》，萧俊明译，见《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编：《文化认同性的变形》，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页。

族性之间画上等号,但是毕竟把握住思考认同问题的核心要素——某种被神话化的历史或共同文化遗产。当这种神话性的文化遗产被众多民族的庞大集团共同拥有时,文化认同性为“民族性”的解释就有必要跳出单一民族的界限,升格到“国族”层面上来。本文即从“国族”认同着眼,通过玉石神话这一观念性的文化遗产来考察中华认同的形成,由这一独特视角解析从史前的多元文化到中原文明统一格局的向心性和凝聚力所在。阐释中华文明在“多元”与“一体”之间的结构奥秘及其生成脉络。

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继承狄尔泰和李凯尔特的“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能够培育出一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文化科学”,其基本特点是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找事物的普遍规律,而是探寻特定文化的价值观以及由此价值观所支配的文化现象或社会实在的“意义”。韦伯在1904年的论文中指出:“一切关于文化实在的认识始终是依据于一种特别独特的观点的认识。当我们要求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具有的基本先决条件是他们能够把无关紧要的东西与重要的东西区别开来,而且具有为这种区别所必需的‘观点’时,这仅仅是说,他们必须懂得,把实在的事件——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与普遍的‘文化价值’联系起来,然后抽象出对我们有意义的联系。”^①对于多数研究者而言,文化现象纷纭复杂,困难就在于不易做到有效地区分至关重要的东西与无关紧要的东西。许多人还醉心于无关紧要的东西,始终纠缠不休,无法自觉地探寻文化无意识底层潜含着的价值观要素。或者虽有这方面的意向,却缺少穿透现象层面迷障的洞察力,较难把握到特定文化系统中最为核心的关键元素。对此,韦伯的上述提醒,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实践的方法性指引。本文希望从被主流学界忽略已久的文化现象——华夏的玉石神话入手,探寻伴随华夏文明发生的核心价值观的由来,解释其对中华认同的形成所发挥的信仰与观念纽带作用。

一、引论:从“金枝”到“玉荣”

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有一部英文的人类学巨著问世,它日后所产

^① [德]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生的文学和文化影响力远远超出作者和出版者的预期。20世纪中最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如T·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等,无不深受这部巨著的影响。它就是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①。笔者的问题是:一位西方学者撰写和研究西方及世界各古老文化的宗教与习俗之书,全本长达12巨册,为什么要取一个“金枝”这样文学性的书名?既然现实中根本不存在金质的树枝,相关的文学想象是怎样在金属与植物之间嫁接出诗性的“金枝”意象呢?

第1版12卷本《金枝》第1卷第1章提到:古罗马内米湖畔的狄安娜女神祭司有“森林之王”之称。女神的神庙中生长着一株非凡的树,祭司要守护它,不让它的一根树枝被人折下。只有一位逃亡的奴隶能够成为他的继任者。如果这位奴隶能够折下一根树枝的话,就获得与祭司举行一次单打决斗的资格。若能在决斗中杀死前者,就接替他而获得“森林之王”(Rex Nemorensis)的称号。按照古代公众的看法,这神秘的树枝就是所谓的“金枝”。维吉尔史诗主人公埃涅阿斯为了去阴间下届,在先知西比尔的引导下拿到这一金枝^②。

1924年,弗雷泽的夫人为《金枝》第4版(即精编一卷版)改写的简编故事本取名叫《金叶》,依然不忘因袭这个流传久远的神话典故。按照西方社会的圣诞节礼俗,圣诞那天,凡在槲寄生树枝下走过的女子,人人都可以亲吻。弗雷泽夫人撰写的《金叶》前言,就从这个人们更加熟悉的圣诞礼俗写起:

当我们在一丛丛槲寄生下悠然闲步或相互亲吻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这些槲寄生就是维吉尔笔下的“金枝”,埃涅阿斯就是拿着它而进入幽暗的冥间的呢?^③

在此问题的提问方式中,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礼俗的一种溯源求本的认识要求。圣诞习俗背后的金枝典故,就出自古罗马最著名的文学史诗作品《埃涅阿斯纪》的第六卷。该作品中讲述的古罗马人文初祖与金枝的神话,通过大诗人维吉尔的文学影响力传播,成为西方文学中家喻户晓的重要主题。

① [英] 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② Frazer, J. G. *The Golden Bough*. Vol. 1, London: Macmillan, 1955, pp. 11.

③ [英] 丽莉·弗雷泽编:《金叶》,汪培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页。

在一棵枝叶茂密的树里，藏着一条黄金的树枝，它的叶子和权桠也是黄金的，据说它是冥后普洛塞皮娜的圣物。整片森林护卫着它，幽谷的阴影遮盖着它。谁要想下到地府的深处，必须先把这黄金发一般的枝条从树上采撷下来。美丽的普洛塞皮娜规定这金枝摘下之后应当献给她。这金枝摘下之后，第二枝金枝又会长出来，枝上长出的新叶也是黄金的。因此，你必须抬起眼睛，去搜索它，当你按照吩咐把它找到了，就把它摘到手里；如果命运同意你摘，这金枝会很情愿地很容易地让你摘到，否则的话，不论你用多大力气也征服不了它，即使用钢刀，你也不能把它砍下来。^①

Pascentes illae tantum prodire volando,
Quantum acie possent oculi servare sequentum. 200

Inde ubi venere ad fauces graveolentis Averni,
Tollunt se celeres, liquidumque per aëra lapsae

Sedibus optatis gemina super arbore sidunt,
Discolor unde auri per ramos aura refulsit.
Quale solet silvis brumali frigore viscum 205

Fronde virere nova, quod non sua seminat arbos,
Et croceo fetu teretes circumdare truncos:

Talis erat species auri frondentis opaca
Ilice, sic leni crepitabat bractea vento

Corripit Aeneas extemplo, avidusque refringit 210
Cunctantem, et vatis portat sub tecta Sibyllae.

Nec minus interea Misenum in litore Teucrici
Flebant, et cineri ingratae suprema ferebant.

Principio pinguem taedis et robore secto
Ingentem struxere pyram, cui frondibus atris 215

① [古罗马]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8页，该译本注所标示的原著行数为98—155行有误，应为原著第六卷第200—217行。英译本参看：Virgil. *Aeneid*. Translated by Robert Fitzgeral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p. 164-165. 拉丁文本参看：Henry S. Frieze, *Virgil's Aeneid: with explanatory notes*, Professor of Latin in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D. Appleton & Company, 1876, pp. 126-129.